

受騙之人，不下千千萬萬，加弟一人，有何不可？古人云：「拼一生作個癡呆漢，必須娶此一着子弄個明白，」不啻為弟言之也。

來示謂柳老出山，弟未入仕途，大可修證。證字所不敢當，修字不敢不勉。學佛與從政不可得兼，即如弟每月擔任各佛教雜誌義務稿件，不下一二萬言，腐詞廢義，固不足取，但如有一人因而發心入道，則弟雖辭極品之官，拒萬金之俸，有其代價。一行作吏，此事必廢，至於自修工課，無從延續，尤不待言。所以捨彼取此，屢辭龍命，柳老雅量宏宏，對弟當能諒解。惟弟受柳老知遇，已三十年，出處之際，亦未嘗不鄭重考慮。印光法師云：「能為真儒，而後能為真佛，」弟生平義不負人，當柳老賦閒時，有所使令，莫不聞命即行，盡心從事。今柳老正位黃扉，負國家進賢之責，更無佐使之虞。弟之求退，宜在此時。昔范蠡佐勾踐治吳，勾



佛 法 大 意

轉載自朝暮課誦白話解釋：

• 黃智海 •

踐既霸而范蠡泛湖；張良佐漢高創業，漢高即位而張良避穀；子陵與光武同學，光武中興而子陵垂釣；李沁佐肅宗復國，肅宗還都而李沁入山。此四君之與四子，不啻骨肉之親，金石之契。度當四子之去，四君亦必百端維繫，極意挽留。而四子卒未中止其行，蓋願共富貴者，人主念舊之深情，不慕榮利者，人臣立身之高節。或謂當此民主時期，弟與柳老，只能論及賓主，不應喻於君臣。然則昔日之幕客西席，策杖而來，納履而去，更屬絕對自由。在彼泉石膏肅，烟霞痼疾者，尚不以爵祿繫懷，況弟志在出世，力求上乘者乎？晚近社會觀念，大異曩昔。難得而可貴者，莫過於官。但有求而不得，不許辭而不為。如弟之一意孤行，鮮不譁然駭笑，指為怪物，而弟內省不疚，亦惟求其心之所安而已。遠承齒及，輒敢布其區區，不盡百一，惟希亮鑒。

有人問我：你說的靈性，是不是人的靈魂？我看許多佛經，沒有看見過這個靈性的名目，究竟在佛經裏，叫做什麼名字呢？我說：靈性同靈魂，是絕然兩樣的。靈性是永遠不變的；靈魂是常常要改變的。譬如一個人造了惡業，投了畜生，那是人的靈魂，就改變為畜生的靈魂了。但是他的靈魂，雖然改變，他的能夠知覺的那種靈性，實在還是沒有變動的。要曉得靈魂就是上邊所說的受報的識神，所以是一世一世不同的；靈性就是佛經上所說的佛性（註一）又叫做真如性（註二），又叫做圓成實性（註三），又叫做本覺（註四）。還有許多的名詞，說起來很煩，為篇幅所限所以不多說了。實在這種靈性，就是一切眾生自己的自性清淨心的真實作用。

（註一）佛性——這個靈性，一切眾生都有，同了佛是一樣的，所以叫他做佛性。

（註二）真如性——真字是真實的意思；如字是不變的意思。這個靈性，是真實不變的，所以叫做真如性。

（註三）圓成實性——圓字是滿足的意思；成字是成功的意思；實字是真實的意思。因為這個靈性、自然的有滿足的智慧，能夠解脫，這就是真實的法身；所以叫做圓成實性。照佛經上說起來，凡是眾生，都有三種性：一種就是這圓成實性，一種是依他起性，一種是遍計執性。依字是依靠；他字是除了自己的心，所有外邊一切的境界、種種的法，都包括在內。因為這種性，要依靠了各種緣法纔發起的，

所以叫做依他起性。我們眾生，都落在這個依他起性裏面，一切起心動念，都是從因緣上來的，就像我們的身體，也是靠了父母纔有的，所以叫做依他起性。在這個依他起性裏面，包含着兩種性：一種是好的，就是上邊所說的圓成實性；一種是壞的，就是遍計執性。遍是周徧；計是計算；執是執着。因為這種性，對所有的一切境界，都要去計算他；是好、是壞，是執着，是壞的，是執着（堅持着）一種主見，牢不可破，所以叫他遍計執性。有了這個遍計執性，就生出種種的煩惱，造出種種的業來了，所以這一種性、實在就是生生死死的根本，最要緊去掉它的。若是能够把它完全去掉，那就完全是圓成實性，也就是佛了。

（註四）本覺——那種巧妙靈通的真實知覺性，是一切眾生本來有的，所以叫做本覺。

那人又問道：既然這種靈性，是一切眾生同了佛一樣的，那麼為什麼佛同人眾生，相差得這樣遠呢？我說：譬如你有兩個人，一個是資質很聰明的，很用功的，從小時候起，就肯專心認真讀書，從小學、中學、一直讀到大學畢業。另一個的資質，雖然也同那一個一樣的聰明，但是只管偷懶，只喜歡到各處游玩，各種學問，一些也不去用功，你想這兩個人，不是一樣有五官四肢識神嗎？但是講到他們所學到的知識見解，就相差得很遠了。要曉得佛是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（註一），修到種種的福德，種種的智慧和，都滿足了，纔成佛的。並不是生下地來就是佛的。我們只要把所有一

切境界，都是自己的心造出來的；所有聖人凡夫（註二），也都是自己的心做成的。這種道理，都能够明白了，就應該趕緊發起心來，依照了佛經上所說修行的法門，認真去修，就沒有不成佛的了。法華經上說的，就是單念一句南無佛，已經有了成佛的種子了。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修，人的壽命很短，要在一世（當生）就修成功，實在是很難很難的，幸虧有一個念了阿彌陀佛，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絕妙法門，生到了極樂世界去，那就壽命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的長，就可以在一世上修成了。

（註一）阿僧祇劫——阿僧祇是梵語，翻譯中國文，叫做無央數，就是多到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意思。這個劫字，是梵語劫波的略稱，這是佛經裏計算時間的名詞。一個大劫計算起來，就有十三萬四千萬年，何況多到不可計數的劫呢。

（註二）聖人凡夫——佛經裏所說的聖人是指：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這叫做四聖；凡夫是指我們這些平凡的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總名叫做六凡，也稱六道。前三道又叫做三善道；後三道又叫做三惡道。

那人道：你說的譬喻，一個是愛用功的人，一個是愛玩的人。愛用功的就是有靈性的人；愛玩的就是沒有靈性的人，所以只曉得玩，不曉得用功。是不是這樣呢？我說：不，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那有做了一個人會沒有靈性的呢！倘然沒了這個靈性，那就眼睛不會得看，耳朵不會得聽，口不會說話，身體不會動了，這還可以算得是個人嗎？不要說人道裏面，個個都有這靈性，就是畜生道裏，也一樣有這靈性的，只要看「往生集」裏會記載鸚鵡、八哥也能學會了念阿彌陀佛，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事實，這都是有確確實實的證據的。所以蓮池大師把他記在這往生集裏。要曉得我所說的譬喻，是有意思的，不是隨便說的。所說的聰明人，是譬喻那懂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心造出來的這種道理的人；懶惰的人，是譬喻那不懂得這種道理的人。專心用功是譬喻專心修一種法門的人；因為學佛法，最忌是這樣也學學，那樣也學學，心不專一，後來就一樣也學不成功。所說的從小認真讀書，一直到大學畢業，是譬喻從開始發心起，到了大菩薩，還不算數，一定要成了佛纔算滿足的人。再說那個偷懶的人，是譬喻那只顧眼前的快樂，不顧後來要受苦難的那些人；喜歡各處游玩，是譬喻那貪財、色、名、利，造種種惡業的人；各種學問都不用功，是譬喻不肯照佛說的各種法門修行的人。把這兩個個人合攏來看，就可以明白佛同眾生，所以不一樣的緣故了。

那人道：你說這種靈性，是一切眾生本來有的，那麼應該一切眾生，不消做得修行的功夫，就自然能够成佛了。為什麼我們現在都不成佛，都沒有佛的各種神通呢？若是那種靈性，一定要修了纔發現的，那末實在是修來的了，並不是本來有的了。我說：你不要疑惑，我再說個譬喻你聽，

你就可以明白了。譬如有一面極大的古銅鏡子，因為多年埋在垃圾裏，生了很厚的銅鏽，並且種種的髒亂，積得也很厚，不是沒有光明，連那本來的銅，也看不出了。若是有一個人，曉得這面鏡子，實在是有能够照東西的大用處的，就用種種方法，把那髒亂銅鏽，揩磨得清淨淨淨，那麼所有的東西，就立刻都在那鏡子裏面，照出來了。你想這種照東西的用處，是那個鏡子本來有的呢？還是從外面做進去的呢？鏡子裏有這種照東西的用處，就譬如人本來有的靈性；後來被髒亂銅鏽堆積滿了，譬如人本來有的靈性，被無明蒙住了。所以照這個鏡子的譬喻看起來，就可以曉得人的靈性是本來有的了。照佛經上說，那佛性尚有三種的分別：一種叫做正因（就是眾生本來有的真性，正字是正的意思）。是顯出法身（註一）的功德來的；一種叫做緣因（就是明了一切真正道理的意思）是顯出般若（註二）的功德來的；一種叫做緣因（就是修種種真實功德的意思）是顯出解脫（註三）的功德來的。要這三種因都完全了，纔可以使得本性裏面，發出那種種巧妙靈通的作用來。現在一切眾生，只有那一種正因佛性，缺少了那緣因，緣因兩種性，所以不能顯出自己的本性來，得着那佛的各種神通。實在這了因，緣因兩種佛性，也並不是一切眾生本來沒有的，不過因為自己不明白，把這好好的佛性，用得不得當，就使得這了因佛性，埋沒在那種種的煩惱裏頭，使得這緣因佛性，顛倒造出了種種的善惡業來，就牽連到那正因佛性，也一齊轉到輪迴裏去了。這是因為不明白一切

的境界，都是自己心裏造出來的緣故，所以明白一切都是自己的心造出來的那種道理，實在是最要緊的，經裏面雖說正因佛性是本性的功德，了因緣因兩種佛性，是修行的功德，實在本性固然自己的靈性，就是修行也是自己的靈性，倘使沒有了這個靈性，怎麼能够修得成呢？若是說本來沒有這種靈性的，是修了纔得着的，那麼變了實在是有可以得着的法了。為什麼佛說乃至無有少法可得呢？（金剛經內語）但是這個靈性，雖然不是修了纔得着的，究竟也要修了種種真實的功德，纔能够發現出來的，就像前邊所說的古銅鏡子，若是不把那些髒亂銅鏽去掉，怎麼顯得出他能够照東西的用處來呢？所以修的功夫，實在是萬萬少不得的。

（註一）法身——就是一切法的本身。一切的法，都是自己的心變現出來的，所以自己的心性，就叫做法身。實在應該叫法性，現在勉強叫做法身，因為並沒有身體的形相，所以說是勉強的。佛因為證得了自己的心性，所以佛就得了法身。這法身兩字，後面文中還有詳解。

（註二）般若——這是梵語，譯成中國文，就是智慧，明白了真正的道理，就能够顯出自己心裏頭的智慧性來了。

（註三）解脫——解字圍去聲，就是了脫生死，不再受輪迴的生死，可以自由自在，沒有一些束縛的意思。